

10月27日,焦波回到老家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天津湾西村,办了一场“中国天津湾乡村影像大集”。28日,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焦波,听他讲述镜头背后的故事。

焦波,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原艺术总监,摄影家,纪录片导演。他花了30年拍《俺爹俺娘》之后,他开始乡村纪录片的拍摄,发表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《出山记》《淘宝村》等作品。因为长期将镜头对准乡村和农民,焦波常被称为“农夫导演”。

对话“农夫导演”焦波: 在土地上为时代留个影



焦波在村里的山上办起乡村影像论坛,赶集人在山坡柿林畅谈影像里的乡村故事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李静 王建伟 冯沛然

爹娘是儿女永远读不完的书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您最初是怎么跟摄影结缘的?

焦波:我小时候家里不富裕,很羡慕别人家有全家福。后来我给父母拍下第一张照片,开始了我的摄影道路。父母一天天变老,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我就想,用相机照下来,只有镜头能留住记忆。然后我抢时间拍摄,留下了12000张照片,也留下800多个小时的视频素材。

1998年,我父亲84岁,母亲86岁。我想在他们有生之年做个影展,主题就叫“俺爹俺娘”,办在中国美术馆。父亲说,爬也要爬到北京去,给你剪完彩,这一生我就完成了。俺娘是打着吊瓶到北京的,我从火车上背着俺娘下来。第二天,俺爹俺娘用从家里带的剪刀给我剪彩。这一下子可能剪痛了全国儿女的心,我觉得我表现的不是俺爹俺娘,是每个人的爹娘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您为爹娘拍了1万多张照片,感动了无数儿女。作为记录者和见证者,令您最感动的是哪一张影像?

焦波:当然,所有的照片我都喜欢,但是爹亲吻娘的那张照片还是让我特别感动。

1999年,我母亲患了一场大病,在医院住院。大年初一,我父亲去看她,进门就擦眼泪。他说,这是我们结婚60多年,第一次不在一起过年。母亲病危,父亲说,我从前对她老有脾气,对不起她,这次接回家,我伺候她几天。我给母亲拍了20多年照片,当时觉得还要给母亲留下她在世上最后一张照片。这个时候,父亲走到她旁边,说试试她体温。他慢慢地走到我母亲跟前,使劲蜷腿跪下,俯下身子。我觉得一件感天动地的事情要发生。我就跪在地上连按三下快门,记录了下来。父亲从来没有说过“我错了”,也从来没有说过“我爱你”。但他用现代的方式,亲吻我母亲,跟她告别。结果,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,阳光从窗子照进来,我看到母亲的手在动。她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,到去世又整整多活了5年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在《俺爹俺娘》的纪录片中,父亲这个形象很特殊。在您的心目中,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?

焦波:我父亲没有读更多的书,他只读了四年私塾。一部《论语》,他背得滚瓜烂熟。人家说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,我觉得他是一部《论语》治他一生,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。我12岁就跟着他拉大锯。大锯一早晨就学会了,但是他让我拉了一个暑假。我父亲说了一番话,不是三年才能学会拉大锯,而是三年让你懂一个道理,大锯要一锯一锯拉。其实,

这些平平凡凡的劳作者,在讲述着惊天动地的道理。所以我说,爹娘就是一本书,是一本儿女最初的教育书,是一本儿女永远都读不完的书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关于爹娘记录了这么多,还有遗憾吗?

焦波:遗憾就是没有记录更多,没有更好地在父母身边给予他们更多生活上的照顾。

想给农村写史,给农民立传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您已经离开了农村,为什么在摄影上长期专注农村题材?

焦波:俺爹俺娘是农民,拍他们30年,我深刻理解以他们为代表的农民。所以拍摄他们的同时,又拍摄我的乡里乡亲,更大范围地扩大了这个领域。这样跑农村,我就跑出了一种情感、一种情怀。我想给农村写史,给农民立传。爹娘已经离开了,但是爹娘的“爹娘”——也就是中国乡村,会永远存在。我们的根脉在乡村,我要在土地上为时代留个影。我跟学生们说,也许有一天我倒在土地上,才会停止我的创作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为了拍摄一部纪录片,您跟团队一般要在村子里待多久?

焦波:一般我拍一部纪录片都是365天以上,有的甚至两三年。天天在村子里跟老百姓生活在一个屋檐下,才能拍到最真实、最接地气的场景。像《乡村里的中国》,我们拍杜深忠夫妻吵架。你看他俩多会吵架,一个脏字都没有,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,大伙评价,他们是中国最会吵架的夫妻。

有一天,杜深忠去上坟。他指着一个坟头说,焦老师,这就是俺爹俺娘的坟。我说,咱们跪下给老人磕个头,他很感动。他说,“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土地,就是无奈,没办法,土地不养人。”我觉得特别震撼,农民不喜欢土地是大问题。大年三十过去了,他在家里打扫卫生,整理出一些过去没有发表的文章。他有感而发,对孩子说,不喜欢土地,就要好好学习。

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来共同完成的题目。因为相互信任,最后成就了这个作品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在拍摄纪录片时,您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的?

焦波:我做过老师,又干了多年记者,对政策,对土地,对农民,还有哪些人适合影像表达,就把握得比较准。

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很好。我的年纪和实践经验,加上他们年轻人有现代传播手段、有拍摄技术的想法,这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。

拍《乡村里的中国》,最初我到杜深忠家时,他正在地上写字。我说,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写字?他说,从门口射进来的光束投射到地上,巨型的光影在我的

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。他说,每当挥毫泼墨时,什么困难,什么无奈,包括老婆那无尽的唠叨,全部荡然无存,他全身心沉浸在这光影的享受之中。

你说他是一个普通农民吗?不是。这就是我想表现的农民形象。不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,他有文化追求,有理想追求。这就是农民发展的方向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在《乡村里的中国》中,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呢?

焦波:我认为它的主题并不是很单一。为什么起的名字很大,叫《乡村里的中国》?我觉得,每个村庄都有中国的影子,每个村庄里都能折射出中国的面貌。所以白岩松评价,面对大中国,他们选择了一个小小的村落。纪录片比电影还电影,但要求真正扎在土地上。

会继续记录乡村振兴的过程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为什么会选择将您拍摄的几个孩子收为徒弟?

焦波:2008年,汶川地震。面对灾难时我就想,我的幸福是爹娘带来的,但是他们没有爹娘了。我要把俺爹俺娘的爱嫁接到他们身上,所以我收了6个孩子,教他们摄影,想让他们尽快走出阴影,洞开他们的世界,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。现在,他们有的读研,有的成为导演,还获了奖。后来,我去其他地方拍摄也会收徒弟。我觉得,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如果把您和影像的关系做一个分段,您会如何定义?

焦波: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是对影像的渴望。上中学的时候,我们看杂志,封面上的人像作品特别好。每次杂志到了,我就把照片拆下来,专门压到书里面;第二个阶段是拥有。1972年,我跟爱人谈恋爱,那时候岳父有照相机。以后我到了教育部门,有了公家的相机。再往后做摄影记者,就更能实现拥有照相机的梦想;第三个阶段是努力。在摄影时,比别人多一份心意,体会老百姓的心声;第四个阶段是寻觅。寻找细节的东西,影像作品靠细节来说话;第五个阶段是成功。也就是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办了《俺爹俺娘》的影展;再一个,就是转型。从一个摄影记者,到实现自己的电影梦。摄影和电影是两种表达方式。摄影是从静态的瞬间来解读。电影是用故事的细节来表达,它是流动的、发展的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:下一步有什么新的拍摄主题?

焦波:我还要不断记录乡村。农民在土地里种庄稼,我们在土地里种植故事。我会在镜头里继续记录乡村振兴的过程,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,我争取做好。还有就是,我想把影像大集办好,希望这个大集能集全天下的乡村影像之大成。如果有条件的话,将来还想做一个乡村影像博物馆。

一周面孔▶

七旬老伯怕睡得太沉 腰间别红线陪护重病老伴



“我怕自己睡得太沉,就在腰间别了一根红线,另一头拴在老太婆的床栏上。她一拉,我就醒了……”宁波70岁的陈先生为了照顾身患绝症的老伴,不离不弃陪伴在病床前380个日夜。在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(鄞州人民医院)消化内科病房里,这对老夫妇的真情让人感动。

陈先生与李老太结婚40余年,感情甚笃。去年年初,李老太查出胰腺癌。这一年多来,为了治好老伴的病,老先生辗转奔波于上海各大医院,可老伴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。一个月前,李老太的病情开始恶化。“也不知道剩下的日子还有多久,我就想多陪陪她。”陈先生说,医院为他提供了一张躺椅,每天晚上8点左右他就在老伴的病床边支起躺椅,铺上一床棉被和衣而睡,夜间,他总是看着老伴睡着后自己才休息。有时候,陈先生一整夜都不睡觉,就默默地看着老伴,只要老伴翻个身,或者有什么动静,他就赶紧直起身来看一下。

综合央视等

“抠神”毕业9年买两套房 夫妻工资90%都能存下



最近,女“抠神”王神爱火了。在一档谈话节目中,32岁的她自述毕业9年从牙缝里“抠”出两套房,靠的是每月工资储蓄率达到90%以上。

王神爱是南京的一名普通白领。据她介绍,因为小时候的家庭经历让自己很没安全感,当时母亲回娘家“只能暂住”,于是女孩子一定要有一套自己房子的观念便植根了。实际上,在大学毕业前,王神爱就通过勤工俭学等积累的钱在附近小城贷款买了套房,工作后,她和老公90%的工资都存下来,然后贷款买了两套房。在她的生活中,午餐平均5元、10元,视奢侈品如“洪水猛兽”,衣服都捡朋友的穿,每年买衣服不超100元,日用品基本不花钱,交通费全靠领券。 宗禾

白发老兵独守动物园32年 大部分养老金用在动物身上



湖北恩施凤凰山森林公园有个由82岁罗应玖开办的动物园,他是这个动物园唯一负责饲养、清洁、售票、送葬等的工作人员。由于游客数量减少,罗应玖将票价降至10元,收入仍然不足以购买饲料。为了让动物有饭吃,他捡起了垃圾,大部分养老金也都用在动物身上。他说:只要我活着,动物就不会受委屈。

开办动物园是罗应玖生命里的一场意外。退伍后他在电影院工作,一天下班路上,他遇到一名小贩拎着一只头受伤的豪猪,不忍看到豪猪被杀,于是用身上仅有的14元钱买下了它。此后,老罗一直在救助和收养野生动物。1989年他在恩施官方号召下创办了恩施州第一个动物园。当时动物园门票5毛一张,一年门票有好几万,恩施的孩子们一到假期就会冲向动物园。后来凤凰山森林公园周边修建了游乐场,老罗用心守护着的动物园开始被人们遗忘。但是他仍旧想着把动物园做大做好。而他自己的饮食起居却一切从简,能吃饱穿暖,有地方住,就很好了。 宗禾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于海霞 美编:马秀霞 组版:刘燕